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青春年少，梦幻时代，
她们在想什么，你知道吗？
她们会做出什么事来，
你能预料吗？

梦幻 MÈNG HUAN
SHAO
NÜ

少女

余未人

一九八九年·成都·

四川文艺出版社

余未人

MENG HUAN SHAO NU

梦幻少女



责任编辑：曾志明

封面设计：邹小工

版面设计：杨 桦

书名 梦幻少女

作者 余未人

四川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

成都盐道街三号

新华书店经销

四川省军区印刷厂印刷

1989年1月第一版 开本787×1092 1/32

1989年1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8.5

印数 1—16,710 册 字数165千

ISBN 7—5411—0332—2 / I·312

定价：2.40元



作者近影

盛夏的绿荫蹒跚退去，秋天挺着胸脯来了。它让谷穗
赞倒了禾秆，甜汁绽开了果子，又在大地上涂抹着一片一
片的金黄。天空变得高爽明净，阳光热烈而又温情，它要
让大自然的生命都进到极限，在世间留下最丰硕的果
实……

一个新的学期开始了。

学校生活，自从进入了初三，那滋味儿就很难说得清
楚。好多东西，只能用自己的心去感受；对大人，是怎么
也没法开口的。

方庆喊“起立”的声音拉得老长，又拐个上翘的弯
儿，象唱着《耍山调》。要是他再翘高那么一点点，准是
“满堂彩”。可方庆引而不发，恰到好处，收了。叫好些
女同学朝他一瞥，一膘。方庆的大眼睛，只朝她们闪了
闪，马上就盯住了代数课本。金秀玲看着他，半天回不

神来——“男子汉，男子汉！”金秀玲在心里啧啧赞叹。要是没有这么多干巴巴的公式、定理，这日子会快活得多！

“呸！”趁柳校长翻书的时候，一口唾沫从末排飞到了方庆面前。白粘粘的唾沫星子溅在了方庆脸上圆圆的酒窝里。可方庆埋头做笔记，既不擦擦，也不回头看看。

唾沫自然是刘希吐的。刘希那发育得如同一棵橡树的身坯，好象随时能绽开一身紧绷绷的衣裳而溢出体外的力量，总是对方庆构成一种威慑。方庆对他这种小小的挑衅，只有装作不曾觉察。

妙！教室里短波频传。

柳校长回过头来，一个个坐得挺直，眼睛又多盯着黑板。柳校长感觉到，那一双双眼睛在忽闪着，如同片石刚飘过的水面。不过，没有抓住把柄，感觉也只能藏在心里。

班上这种“微电波”，最近时有传送。而且，在男女同学之间特别微妙，看不见，摸不着，却差不多人人都能敏感到——这就是初三！柳校长沉住气，若无其事。教学是一门艺术，不懂得表演的人，是当不好中学教师的。

临下课前的五分钟，柳校长合上了代数课本，说道：

“现在，我要插几句题外话。我虽然不当你们的班主任了，可心里总觉得还是。不知你们有没有这个感觉。”

“有——”吴小军把嗓门拉得特别长。

“那我很高兴。我希望你们象从前一样，还对我讲心里话。这节课由体育改上了数学，你们不大高兴，或者说，有那么一点儿失望，是吗？”

方庆道：“只是一点点，下课铃一响，就过去了。”方庆觉着自己的这个回答很得体，不觉瞟了一眼任娜，看见任娜眼里露着笑意，他特别高兴。

柳校长道：“铃声一响就过去了，这固然好；可下星期这节课的上课铃一响，那一点点失望又会卷土重来，是吗？”

有人笑了，气氛一下子出来了——一双双被球鞋、网鞋捂着脚，悄悄脱了出来，臭豆豉的味儿弥散开来，有人开始寻找“臭源”。可脱鞋的人，比没脱的更加正襟危坐。

柳校长又道：“所以我还是得说一说。这是一项临时措施，为了让大家把这次市里统一的数学摸底考试考好，希望大家理解。我并不主张单打一抓成绩，可该抓的时候不抓，我就有愧于你们了。课外活动我们还是要积极参加。比如这次的中学生文艺会演吧，我就让你们班代表学校参加。顺便说说，希望袁媛和方庆能不负重望，为学校争光！你们两位，有信心吗？”

方庆答道：“有！”

“袁媛呢？”

“嗯，有。”

“那好，选一首好歌，祝你们成功！”……

有人带头鼓掌。掌声响亮而带着谐谑。

柳校长下了课，径直走到周菁的办公室里。办公室正好没其它人，他对周菁说道：

“周老师，袁媛和方庆唱歌的事，没问题了吧？我刚才又在班上动员过了。能不能抓出名堂来，就看你的了。你看怎么个抓法？”

“我？我不行！能不能委托给桂菲菲老师，她是科班出身。”

“这个，你就不要推辞了。”

“我协助桂菲菲老师抓吧。”

“不！这一次，得由你来亲自抓！”

周菁真想不明白，柳校长这次怎么会对唱歌有这样大的兴趣。

“我好多年不摸音乐了。”

“你的基础在嘛？关键是找一首好歌。”

“现在的歌……”

“你看，那首《太阳对我眯眯笑》咋样？”

“歌倒是不错。不过，太老了一点吧？”

“我也考虑过这个问题。不过，评委们都是中年以上的音乐教师。这首歌，是我们学校的传统‘王牌’呀！这一次，在一片新潮声中，我们来个老的，一定能出奇制胜！”

“那……倒也是。”

“你就好好抓一抓吧！”

“嗯……”

周菁没有理由推辞。可心里，乱成了一团麻。阴差阳错的，自己怎么偏偏当上了袁媛的班主任呢？

开学初，柳老师升为副校长而把他原先带的这个班交给周菁的时候，她翻了翻学生登记表。袁媛父亲的名字“袁进刚”，象一束钢针，刺穿了她的眼睛，直刺进她的心里。那早已结痂的疤痕，被剥去了，又变得鲜血淋漓！在人生的迷宫里绕了一圈，竟又会回到原来的地方！她走出办公室，在林荫道上徜徉。每一脚踩下去，都能听见枯叶的呻吟，窸窸窣窣的，就化成了碎片。那声音，越来越往她的心里钻。她只得走到路中间去，寻找那些没有叶片的地方落脚。

原先，她觉得袁媛反正是三好生，还是学校唱歌的小明星，这样的学生，是不需要老师操心的。那么，这一年硬着头皮不去家访，把她顺顺当当地送毕了业，就平安无事了。可是，看起来，问题还够复杂的吧！

关于这次中学生文艺会演的事，袁媛特地来找过了周菁。

“周老师，这次会演，我不参加了。”

“为什么？”

“我妈不让参加。”

“哦……你妈咋说？”

“妈妈说，初三的唯一任务，是考个好高中，要不，

046605

会误了一辈子？”

“那么，你自己呢？”

“我？有点……不知道。”

“对我说真话，你心里想参加吗？”

“想！周老师，你对我妈说说，好吗？”

“啊！？”周菁愣了，可看着袁媛那双真诚的眼睛，不得不点点头。

袁媛高高兴兴地走了，周菁望着她的背影，渐渐地，又懊悔起来，马上去找到柳校长，建议他另在他班选人参加会演。可柳校长执意不从，还让周菁“一定要做通袁媛家长的工作。”以前，柳校长任这班班主任的时候，对学校派的这类差事常常是要顶的，可这回，不知是烧“三把火”还是怎么回事，柳校长的态度，竟没有一点回旋的余地。

周菁的脚下踩出了一行行黄叶的碎末儿，眼前，浮现出袁媛的身影。周菁刚接手这个班的时候，第一眼就喜欢上了她，特别是她那双眼睛，乍一看去，普普通通的，眼珠灰黄色，可那眼白，好象布满了细密的情感之网，流露着内心丰富的情感。有时候，象一汪清泉，能看到她内心深处的每一道波纹。这样的女孩子，谁见了谁都会喜欢。

几经犹豫之后，周菁显得不经意似的，从袁媛口中听到了她母亲祁雨芬的厂休日，并趁着袁媛还在上课的当儿，去作袁媛的家访。

一幢漂亮的五层楼公寓，灰色瓷砖贴面的墙，豪华而

雅致，显露出不动声色的庄严。

十几年前，周菁和祁雨芬，不过是突乎其然地见过一面，那情那景，已经被岁月冲刷得模模糊糊的了，也许，祁雨芬根本就认不出自己来，何须这样庸人自扰……这么想着，她便大大方方地上了楼。

袁媛家在三楼，周菁刚走到门边，正想喘两口气，门便开了。开门的，正是祁雨芬。

“我是袁媛的班主任老师。”她有意略去了姓名。但她还是认出了她。啊，周菁！竟会是她！一根刺扎进了祁雨芬心里。当年，这个柔弱而纯真的女人，搅扰得她多时不得安宁。如今，那纯真已经没有了，但此刻她竟是袁媛的班主任老师，她得把心里意识到的一切，都藏匿起来。为了独生女儿，自己是什么都可以不计较，什么都可以忍受的。

最能包容了人生秘密的，是女人的心。两个女人心里，都九曲十八拐地藏着她们的秘密，只有她们各自最清楚。

“老师，”祁雨芬请周菁坐下后问：“您喝茶还是喝桔子水？”

“别客气，我什么也不想喝。”

祁雨芬恭恭敬敬的捧上了一杯茶，一杯桔汁，并不递到她手里，只是远远地搁在茶几上。

“我们家袁媛，给老师添麻烦了？”

“哪里，袁媛是个好学生，聪明好学，上进心强，又

是文艺积极分子……”

“总还有点什么毛病吧？老师大老远的跑来……”

“是这样，市里要举办一次中学生文艺会演。我们学校，能够到市里拿名次的，也就只有袁媛了。”

“不是我不支持学校的活动。从前，柳校长当班主任的时候，他就很少让我们袁媛上台去表演；如今，上初三了，弄不好影响了功课，事情就大了！”

“家长的心意我们完全理解。这次让袁媛参加比赛，也是柳校长的意思。”

“真有这事！？”

“柳校长说，您一向支持学校工作。袁媛参加这样的活动，是最后一次；再说，袁媛要是拿到了名次，对她今后考个好学校也大有帮助……”

要依着祁雨芬的性子，她是怎么也不能同意的；当然更不会被这个周菁说服。可是，由不得她任性，她明白，自己早已过了可以任性的年岁。她看了看表，今天中午丈夫说要回来，要是让周菁再在这儿蘑菇下去，回头让丈夫撞上了，把两根早已断了火的线又重新接上，就糟了！于是，她笑笑说：

“既是老师有这番美意，我再不从，就有些不恭不敬了。不过，我们这种人家，是出不了歌星，也不想出个歌星！”

“袁媛唱的，都是少儿歌曲；教她们英语课的桂老师，专门学过音乐，可以辅导；而且，和袁媛一道登台的

小男孩方庆，是班长，人挺纯的，功课和袁媛一样拔尖。请家长放心！”

周菁一出门，独自下楼的时候，只觉得自己快要瘫倒了。她硬挺着，往回学校的路上走去。人啊，常常要做些违背初衷的事情，还显得那么虔诚！这已经不是青年时代的自己了！周菁踩着满地的落叶，就象走进了生命的秋天。

袁媛一走进家门，迎面扑来一阵油烟，母亲正在炒菜。

“回来了？我这会儿不得空，你先擦擦脸。”

“我知道。”

边答话，袁媛却呆在那儿，一动不动了。最近，她时而这么发呆，脑子里象万花筒似的，一忽儿闪过许多事情，仔细想想呢，又好象什么事也没有。

“你们的老师，刚才来过了。”

“是周老师吗？为了让我去唱歌的事，对吧？”

“看样子，她还是老姑娘吧？”

袁媛从母亲的眼神里，口风里，捕捉到了一种不恭，她忽然有些兴奋：“妈，你一定不喜欢她！”

祁雨芬一惊：“你们老师这么老远的跑了来，我当然喜欢！”

“妈，你喜欢她什么呢？”

“我有啥喜欢不喜欢的呢？是你的老师嘛！”

“妈，你刚才还说的是‘当然喜欢’！”

“贫嘴！”

“妈，你到底答应了没有？”

“答应了；还能不答应！要是我不答应，我看你也不会罢休的！天天把这个老姑娘搬了来，我可吃不消！”

“妈，你怎么可以这样说我们的老师呢？”

“说了又怎么样？”

“太不礼貌了嘛！”

“我又没当面说她！”

“背后说，就更不应该了！”

“什么应该不应该的！”

“妈要不服，待会儿让爸爸来评理！”

“算了算了，算我不对！别再打搅你爸爸了！这种芝麻小事么。”

袁媛笑了。

“媛，你先别笑。我答是答应了，但你自己一定要掌握好，决不能耽误了功课！为这事，你要是把功课拉下一分，我就马上不让你去参加！”

袁媛还是小学的时候，和方庆一道登台唱过这首歌，拿过奖。看看当时的剧照，就象两个洋娃娃；想不到如今长这么大了，还得戴上红领巾，和矮自己一个帽儿的方庆，扭扭摆摆的，再去唱那什么“太阳对我眯眯笑！”她已经试过了那身丝绸的演出服，紧紧地裹在身上，就象没穿衣裳似的。自己身上已经有了这么多秘密的曲线，而那身衣裳一穿，这些秘密全都“公开化”了，多难为情呀！

那件衣裳一上身，她的胸脯，已经没法象当年小女孩的时候那样大大方方地挺着，只得稍稍地驼着背，那姿势，要多难看有多难看！不！她不愿意唱这首歌，说什么也不愿意！

她羡慕桂菲菲老师穿一身长裙子，胸脯挺得多高，一头长发飘散着，拿了麦克风，自由自在地唱，高兴的时候，还跳。细腰扭得象柳条，声音沙沙的，比自己憋着甜甜的童声美妙多了！观众就欣赏那沙咪儿，为她打响指，吹唢呐！掌声合着那音乐的节拍！桂老师是弯眉毛，象半边月亮。就象学校附近那个建筑工地上经常播放的一首歌“爱你的脸蛋爱你的嘴唇爱你的眼睛还爱你的弯眉毛儿……”她听着这首歌，会情不自禁地在书本上画满了一道道的弯眉毛。

袁媛本来讨厌那样不伦不类的腔调，音乐应该是阳光，是月亮，是森林和草原，是洁白晶莹的雪花，是暴风骤雨！可是，那种“不伦不类”，有时不知不觉也会从自己嘴里飘出来，一点也不别扭，倒象是闯进了一片大森林，鸟儿叫，花儿开，还有遍地的蘑菇。而自己，和一个人（一个想象不出模样来的男子汉）在那里采蘑菇！想到这个，她脸上热辣辣的。

袁媛的眉毛直直的，一点儿也不弯；金秀玲的眉毛弯得象个半边圆。干吗要爱弯眉毛呢？金秀玲的弯眉毛是不是有人“爱”呢？袁媛不相信！不过，周老师是直眉毛，她就是妈妈说的什么“老姑娘！”听说，周老师快四十岁

了，连家都没有！一定是没有人爱……是不是因为这个，她才特别讨厌那首歌，总叫关窗户上课呢？是的，一定是的。

预演在一个小礼堂里进行。

袁媛说什么也不肯穿那身小孩穿的紧身丝绸衣裳，周菁经过反复比较，也觉得那身衣裳不合适，她同意换了，换成了白色的超短裙。袁媛看了看身边的方庆，圆滚滚的，还象小学时的那般模样！真奇怪，有些男生，就是光长心眼不长身个；女生呢，身个和心眼都在猛长，自己想压，也压不住！

报幕之后，袁媛壮着胆子，挺胸走了出去。

谁也不知道，刘希这会儿正在台下坐着。他是从侧面溜进来的，因为是预演，守门特马虎。他一听到袁媛的名字，心就缩紧了。他喜欢听这个名字，今晚，自己就是为了她而来！可是，他又讨厌这个名字偏偏与方庆的名字联在一起！

刘希看到袁媛身穿白色的超短裙，两条长长的腿，比画片上芭蕾舞演员还漂亮！忽然，她好象看到了自己，眼里亮晶晶的，刘希从没看到过她这般模样，他一直盯着她看，好象要把这个可爱的形象装进心里去。他想，要是旁边站着的不是方庆有多好！那么，不是方庆该是谁呢？他从来不敢想象会是自己，可这会儿，他真的想了……他被自己的胡思乱想吓了一跳，可又忍不住要往下想，要是

自己站在她边上，才不那么奶模奶样的，唱什么“太阳眯眯笑”！要唱一首真正男子汉的歌！

“啐——”不知什么时候，有人哄了起来。

袁媛只当没听见，硬着头皮往下唱。

“啊啍！”

“啊啍！”

“啊啍！”

袁媛只想拉着方庆往后台逃去。可方庆就象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过一样，依旧努力地唱着，因为大家都能感觉出来，那哄叫声是冲着袁媛，而不是冲着方庆来的。方庆这时候，甚至有种一吐闷气的感觉。袁媛起先还勉力地支撑着，微笑着，渐渐地觉得脸上的肌肉完全不听指挥，终于忍不住，眼泪落了下来。她再也无法坚持，一溜身跑回了后台。

一片混乱之中，门口又拥进了一群人。有五个啃鸡腿的，在刘希身边坐下，轻声说道：

“嘿嘿，这只小母鸡，蛮漂亮的啊！这是我们学校的校花哩！”

“人家对你眯眯笑哩！有本事，你去眯她一回！”

“不说吹牛，这种小母鸡，我一上前，她就会乖乖地趴倒！”

“哈哈哈哈！”

“没意思！还是出去转转！”

五个人，又啃着鸡腿，大摇大摆地出去了。